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阿列霞

ALINGZHU

〔俄〕库普林 著

蓝英年 译



■ 一个天真美丽的女子
一个懦弱善良的男人
一段浪漫而凄婉的爱情故事

名家
推介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
推介

·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阿列霞

[俄] 库普林 著

蓝英年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列霞 / (俄)库普林著;蓝英年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9

(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ISBN 7-5396-2470-1

I.阿... II.①库...②蓝...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4551 号

阿列霞

(俄)库普林 著 蓝英年 译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

开 本:880×1230 1/48

印 张:5 $\frac{2}{3}$

字 数:10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470-1

定 价:1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名家推介]

俄国作家库普林的《阿列霞》和《石榴石手镯》是两篇文采绚丽、情节动人的爱情小说，作家探索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俄国写爱情的作家很多，但没有一个作家能像库普林写得那样浓烈、绚丽、神奇。他想告诉读者，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在俄国上流社会已经没有“跨越人生道路的真挚忘我”的爱情了，有的不过是两性之间的逢场作戏而已。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阿列霞和热尔特科夫都是伟大的爱情的殉难者。热尔特科夫是电报局的小职员，爱上

薇拉公爵夫人。热尔特科夫患的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不仅对薇拉的性格、为人毫无了解，甚至没同她接触过，但七年来对她始终痴心不改。薇拉命名日那天他送来一只镶嵌石榴石的手镯。这在上流社会被看做无理行为，薇拉让丈夫和哥哥给他退回去。他们来到热尔特科夫家，叫他以后不要再打搅薇拉公爵夫人。热尔特科夫向薇拉的丈夫承认他爱薇拉，但只是默默地爱着，一无所求，她的存在对他便是最大的幸福。他给薇拉打电话，薇拉对他说：“得了，要是您知道您的这套把戏叫我多讨厌就好了。请您赶快把它结束吧。”热尔特科夫遵从薇拉的旨意，结束了——生命，他自杀了。他请求死后薇拉为他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每一节仿佛都以“愿你的芳名永远圣洁！”结尾。

热尔特科夫对薇拉的爱情虽然“真挚而忘我”，但并非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也并非像阿诺索夫将军所说的是一

千年才有一次的爱情，而是畸形的爱情。作家不过想说，下层社会才有“真挚而忘我”的爱情。

阿列霞是愚昧村民所敌视的女巫的孙女。她们祖孙两人被村民从村子里赶进树林，住在鸡脚小屋里。阿列霞在林中长大，除从外婆那里听到村民对她们的仇恨外，对社会一无所知，可以说是自然之子。她在树林里遇见到这里出差的伊万。伊万来自彼得堡，从小生活在社会中。阿列霞不仅聪颖善良，而且天生美貌。伊万心地善良，但性格软弱。他们初次见面时，阿列霞便给他算了一卦：“您虽然是个善良的人，不过性情懦弱。您的善良是不可靠的，不真诚的。您不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您喜欢占别人的上风，虽然您自己不情愿，但到头来还是得听命于人……您不会真心爱上任何一个人，因为您的心是冰冷的，懒惰的，而对将来爱上您的人，您也只会给她们带来无穷的痛苦。”接着阿列霞谈到卦中

所显示的梅花皇后(即自己)的命运：“这位梅花皇后的结局悲惨极了，比死还不如。她将为您蒙受奇耻大辱，那种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羞辱，她将长年累月地悲伤下去，可是，她的遭遇倒不会给您带来任何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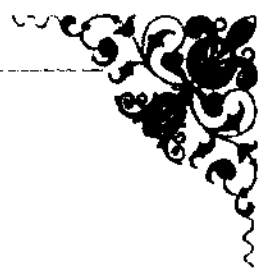
自然人阿列霞和社会人伊万在林中相爱了。他们的幽会写得充满诗意。“我们这时正走到一条狭小的、像箭一样笔直的林间小路的当中。高耸挺拔的青松从两边把我们包围起来，构成一条伸向远方的宏伟的走廊，芳香的枝叶就交织成了这条走廊的天然拱顶。光裸剥落的树干被晚霞的余晖染成殷红的颜色……”就在这里，阿列霞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伊万。阿列霞预感到他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只会伤害自己，但她仍然热烈地忘我地爱了。结果自然十分悲惨的。伊万希望阿列霞上教堂祈祷，这是村民们绝对不允许的。阿列霞为了让伊万高兴，毅然走进教堂。“女巫”在教堂中出现，立即遭到村民的咒骂。阿列霞为

了自己所爱的人，竟然做完弥撒。她走出教堂时，村民们冲上去殴打她。阿列霞奇迹般地冲出人群，衣服被撕成碎片，很多地方露出肉来。石块随着骂声、笑声和“抓住她”的喊叫声向她飞去。伊万得知后赶到鸡脚小屋，看见遍体鳞伤的阿列霞躺在床上。阿列霞叫伊万坐在身边，对他万般柔情，没有一丝怨言。她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怀上伊万的孩子。第二天阿列霞便同她外婆永远消失了。被社会抛弃的“女巫”却有“一千年才有的爱情”。故事凄婉，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读起来意味无穷。

蓝英年

教授

著名翻译家



目 录

阿列霞·····	1
石榴石手镯·····	163

阿 列 霞

一

我的听差，厨师兼猎伴——守林人亚尔莫拉，背着一大捆木柴弯腰走进屋里，把木柴往地板上轰隆一扔，便对着冻僵的手指呵起气来。

“哎呀！院里好大的风啊，少爷，”他说，在炉门前蹲下来。“可得把炉子生得旺旺的哟。少爷，给个火儿吧。”

“那么，明天就打不成兔子了，是不是？你看呢，亚尔莫拉？”

“不行……打不成啦……您听听，风

雪多大。现在兔子都躲起来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明天您连一个脚印也甭想看见！”

命运把我抛到波列西耶边界地区沃林省一个荒凉的小村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六个月，于是打猎便成了我唯一的事务和乐趣。老实说，当初有人建议我到农村去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会这样寂寞无聊，简直难以忍受。我动身的时候还很高兴呢。“波列西耶……人烟稀少的地方……大自然的怀抱……古朴的风俗……浑厚的天性……”我坐在车厢里想道，“我完全陌生的人民，奇异的风情，独特的语言，而且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充满诗情的神话、传说和歌谣！”那时（既然要讲，就索性和盘托出吧！）我已经在一家小报上登出一篇描述两桩谋杀案和一桩自杀案的短篇小说，所以在理论上懂得，考察风土人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无裨益的。

但是……不知是由于佩列勃罗德农民

特别难于接近，还是我自己不善于接近他们——我同他们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他们见到我老远便摘下帽子，等到走过我身旁时再沉着脸说一句：“盖布克”，意思大概是：“愿上帝保佑你。”我试着同他们攀谈，他们却惊疑地望着我，似乎连最简单的意思也听不懂，而且还老是要吻我的手——这是波兰农奴制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

我带来的书籍很快就都看完了。为了消闲解闷——虽然开头我就觉得很是不愉快——我曾试图与当地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住在离这儿十五俄里的教士、他门下的“风琴师老爷”、当地的县警察和退伍军曹、邻近庄园的账房先生交往，但毫无结果。

以后，我又试着为佩列勃罗德农民治病。我手头所能使用的药物只有蓖麻油、石炭酸、硼酸和碘酒。不料，在我医学知识贫乏之外，偏偏又碰上了完全无法诊断的病人。因为所有患者的症状往往都是一个

样的：不是“心口疼”，便是“不能吃也不能喝”。

譬如说吧，有个老太婆来找我。她不好意思地用右手食指把鼻涕抹掉，之后，从怀里掏出两个鸡蛋放在桌上。在她掏鸡蛋的当儿，我看见了 she 身上褐色的皮肤。接着她就要抓我的手亲吻。我一面把手藏在身后，一面开导她说：“行了，行了，老婆婆，我不是牧师，我不兴这一套……你哪儿不舒服？”

“我心口疼，少爷，心中间儿疼，不想吃也不想喝。”

“你早就有这种毛病吗？”

“我怎么知道呢？”她同样用问题回答，“心里老是烧得慌。不想吃也不想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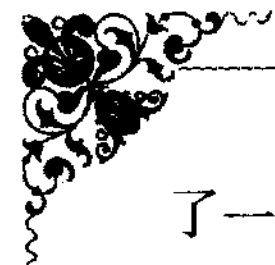
不管我怎样问她，也问不出更明确的症状来。

“您别发愁，”有一次那个当账房先生的退伍军曹劝慰我说，“他们自己会好的，

就像狗身上的伤口自己会愈合一样。我禀告您,我给他们看病只有一种药:阿莫尼亚水。农民来找我,我就问他:‘你怎么啦?’‘我病啦。’他说。我马上把盛阿莫尼亚水的小瓶往他鼻子底下一杵:‘闻吧!’他闻了一下……‘再闻一下,使点劲!’他又闻了一下……‘怎么样,好点吧?’——‘好像好点……’——‘那就得啦,走吧,上帝保佑你。’”

此外,吻手的习惯也使我不胜厌烦(而且有的农民干脆下跪,还拼命要吻我的靴子)。须知这绝非出于感戴之忱,只不过是几个世纪的奴役和暴力所训练出来的令人作呕的陋俗罢了。每当看见军曹出身的账房先生和县警察居然大模大样地把自己两只通红的大巴掌伸到农民嘴边的时候,我实在惊讶不已……

最后,就惟有打猎消遣了。可是,元月下旬天气竟然变得如此恶劣,打猎也不可能了。每天狂风怒号,到夜里雪地上便结



了一层坚硬的冰壳,兔子即使从上面跑过,也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我闭门枯坐,听着狂风呼啸,心里郁闷极了。因此,我急不可待地抓住像教守林人亚尔莫拉识字这样一种无害的消遣,是很可以理解的。

这件事,开始得相当蹊跷。有一次我正在写信,忽然觉得有人站在我的背后。回头一看,原来是亚尔莫拉。他像平常一样,穿着软底草鞋,不声不响地走到我跟前。

“你有什么事,亚尔莫拉?”我问道。

“我看您是怎么写字的。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不,不,不是像您那样。”他看见我笑了,连忙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只要能写自己的姓名就行了……”

“你要写姓名干什么?”我感到奇怪……(应当说明,全佩列勃罗德的人都认为,亚尔莫拉是最穷最懒的农民;他把工钱和地里的收入统统换酒喝了。像他家那样糟糕的牛,就是在整个边区也找不出来。

依我看,他绝对用不着学写字。)我又怀疑地问了他一遍:“你要写姓名有什么用处呢?”

“少爷,是这么一回事,”亚尔莫拉非常柔和地回答道,“村里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要是签署个公文或者乡里有什么事……谁也办不了……村长只会盖戳子,可是自己也弄不明白盖的是是什么……要是有个能签名的人,对大家该多好。”

亚尔莫拉,这个无人不知的偷猎人,这个村会从不把他的意见放在眼里的优游自在的野汉,竟然如此关心起本村的公益来了,不禁使我深为感动。于是,我自动提议给他上课。可是要想教会他有意识地阅读和书写,却是一件多么费劲的工作啊!这个亚尔莫拉,对树林中的每条小径,几乎可以说对每棵树都了如指掌,这个亚尔莫拉,不论白天和黑夜,也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根据狼、兔子和狐狸的踪迹辨别方位,竟然无法想像,比如为什么字母“M”和“a”能

够拼成“Ma”。通常在这个难题上他得苦苦思索十几分钟,有时甚至还要更长一些,这时,他那几乎长满黑硬胡须的黝黑瘦削的面孔和深陷的眼睛,便流露出思维活动极度紧张的神情。

“亚尔莫拉,你说‘Ma’。就说一声‘Ma’,”我盯着他不放,“别看纸,看着我,就这样。说一声‘Ma’……”

亚尔莫拉长叹了几声,把指字棒放在桌上,用伤心的口气断然说道:

“不行,说不上来……”

“怎么会说不上来呢?这太容易了。你随便说一声‘Ma’,就像我这样。”

“不行,说不上来,少爷,我忘了……”

所有的方法、手段和比喻,全都在这颗冥顽不灵的脑袋上撞得粉碎。但亚尔莫拉受教育的愿望却丝毫没有减弱。

“我只要能写出自己的姓名就行了。”他不好意思地一再央求我,“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只要能写出姓名:亚尔莫拉·波